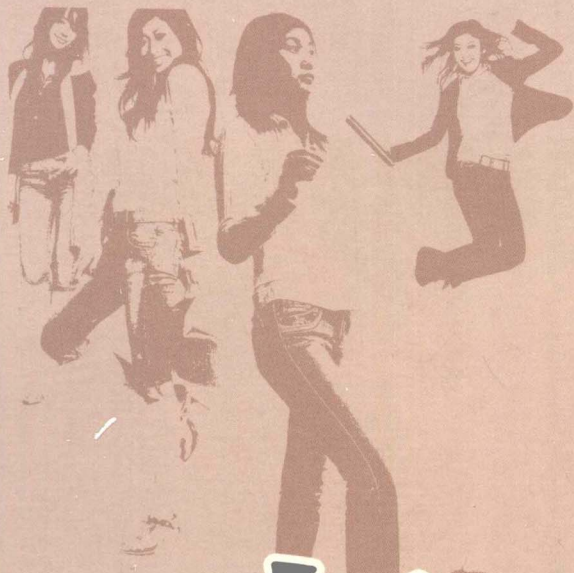


杨宏海◎主编



打工文学

作品精选集

DAGONG WENXUE ZUOPIN JINGXUANJI

中·短篇小说卷

海天出版社

杨宏海◎主编



打工文学

作品精选集

DAGONG WENXUE ZUOPIN JINGXUANJI

中·短篇小说卷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 中、短篇小说卷 / 杨宏海主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80747-137-0

I. 打… II. 杨… III. 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3448 号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万妮霞
封面设计 王国宝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册
本册定价 30.00 元 (总定价: 50.00 元, 共 2 册)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打工文学”与外来劳务工文化权利的实现

董小明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乡关系的转变，亿万计的外来劳务工涌进了城市，“民工潮”成为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一道特殊风景，反映这一社会群体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的“打工文学”应运而生，并以其自身独具的原创特色和生活优势，成为中国文坛日益关注的文学现象。

深圳是我国“打工文学”的策源地，1984年以来，在深圳开始涌现出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了成千上万打工者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都市、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作品着眼鲜活的现实，真切反映了打工者的心声，受到了广大打工者的喜爱。当年中国深圳宝安的打工刊物《大鹏湾》发行量稳居10万份，而着力发表打工文学作品的《佛山文学》发行量曾高达50万份。这表明“打工文学”拥有庞大的读者市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中拥有一席之地。2004年，共青团中央、中国青联等单位还设立了奖励打工文学创作精品的全国性大奖“鲲鹏文学奖”。

从第一批“打工文学”产生到现在，已经历了20多个年头。深圳宣传文化部门和文学艺术界一直给予关注和扶持。2000年，深圳市和宝安区联合以



“大写的20年——打工文学研讨会”为题，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客观上起到了对“打工文学”正名的作用。2005年11月深圳“读书月”期间，深圳市文联与相关部门合作举办了读书月“第一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邀请专家学者与打工作家汇聚一堂，就“打工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学等相关问题展开对话，“打工文学”第一次被提到了与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的高度。鉴于第一届打工文学论坛的成功举办，市、区等部门提出每年在深圳读书月期间举办一届打工文学论坛，得到了市委宣传部、读书月组委会的大力支持。在2006年第二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期间，来自国内的专家学者，对于深圳扶持打工文学、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今年的“读书月”，我们将举办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内容更丰富的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

我们之所以关注和扶持“打工文学”，是因为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外来劳务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应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同时也应享有文化权利。这种文化权利包括文化享受的权利、文化参与的权利、文化创造的权利、文化成果受到保护的權利，而并非仅仅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以解决他们业余生活单调枯燥的问题。参与打工文学创作，就是他们实现文化创造权利、表达精神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通过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文化为打工者服务的种种形式、载体和保障职能，充分实现打工阶层作为社会公民的文化权利。在这方面，深圳市委、市政府通过定期评选“优秀外来劳务工”，扶植打工文学作家，兴办大家乐广场，举行一年一度的“外来青工文化节”等等，对此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打工文学”在构建和谐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观念形态的“打工文学”，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积极向上、思想和艺术兼备的“打工文学”，也应该是先进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是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对于打工群体具有号召、凝聚、整合、同化的功能；打工群体中的文化人才，也应以其独特的生活贮备资源和创造活力，努力催生出深邃的思想成果、生动的文化精品，争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大树上新鲜亮丽的一枝！在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广告词”征集过程中，全国有很多专家参与投标，最后选中的是来自深圳一位打

工妹的作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许多事实证明，打工群体中有许多文艺人才，他们也是文化建设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军。可以说，清新刚健的打工文学作品和歌舞、戏剧等文化艺术形式，对外来劳务工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形成，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对社会公德、家庭美德和职业道德的教育，会起到其它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效果。这对保证“打工文学”、“打工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推动外来劳务工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提高思想文化素质具有非常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今天，我们策划推出《“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旨在原有经验上，进一步研究和弘扬有本土原创特色的“打工文学”。本书的具体编选和联系出版，杨宏海同志费了很多心血。长期以来宏海同志为“打工文学”做了大量艰苦而细致的工作。记得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当时在深圳市文化局任职，分管艺术与文化理论研究等部门，宏海同志在局里从事理论调研工作。因工作关系，我们经常一起探讨特区文化的现象与理论，其中“打工文学”就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对宏海以“大文化”视角，关注特区文化新生事物的行动，作为分管领导，我一直予以赞赏与支持。他曾在2000年编辑出版过《打工世界》一书，引起国内文学界的关注。进入新世纪，我们又一同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工作，“打工文学”亦是我们关注的热点。继续扶持“打工文学”，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形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实现打工群体的文化权利，是我和宏海以及文联、作协同志的共识。我们还提出将对打工作家作品的扶持指导，纳入我市文学创作工程之中，此建议也得到深圳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

在宏海同志与市作家协会、市评论家协会以及部分专家学者、打工作家、诗人朋友的共同努力下，这套《“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得以正式出版。这套《精选集》分“中短篇小说集”和“诗歌、散文集”两卷，展示了“底层写作”的原创特色和粗砺风格，推介了一批较有实力的打工作家。早期打工文学创作主体比较单一，大多数是来自底层和打工第一线的打工者，如张伟明、林坚、安子等；而新的打工文学创作主体显然要全面广阔得多，除了传统文化人或知名作家不计此列之外，既有来自打工第一线的作家，如郑小琼、孙恒、程鹏等，也有一些多重身份的创作者，如谢湘南、戴斌、柳冬妩等，还



有一批身份在变化的打工文学创作者——自由撰稿人，如徐东、王十月、叶耳等。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变化，既是由这一文学样式本身的影响日渐深远而引起的，又是由整个文学市场的分合聚散来决定的。总的来说，“打工文学”从珠三角逐渐向内地扩展，从边缘逐渐渗入主流文学圈，它对文坛内外的影响，已大于它单纯的文本价值本身。打工文学作者不但直接参与了城市物质财富建设，同时也逐步介入到城市的文化创造中来。

这套《“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注重精选重点、照顾全面，所选作家作品有一定代表性，重塑了打工文学的形象，也部分地改变了当下文坛的格局。但由于种种原因，所选作品也存在一定局限与不足。如一些创作者偏重于自我情绪的表达，追求某种偏激的情绪而去着意渲染苦难，而对朴素、厚重、美好等审美因素关注不够，有些作品缺乏人格力量与时代精神……正因为如此，为了集中回顾和总结“打工文学”，展示和探讨这一创作群体的创作状态，推动“打工文学”迈上新的台阶，我觉得这套《精选集》的出版，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相信，这对提高深圳和全国的打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水平，繁荣和活跃外来劳务工文化生活、实现他们的文化权益，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2007年10月15日

（作者系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教授）

目 录

序 / “打工文学”与外来劳工文化权利的实现… 董小明 / 1

别人的城市	林 坚 / 1
我们 INT	张伟明 / 33
下一站	张伟明 / 47
绿叶，在风中颤抖	黄秀萍 / 58
默默地拥着自己	梦 溺 / 67
禁止浪漫	黎志扬 / 95
彷徨在三叉路口	鄢文江 / 134
摇摇晃晃青春路	吕啸天 / 164
我要——活——下——去！	周崇贤 / 186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王十月 / 205
台风之夜	于怀岸 / 220
长河边的小兄弟	宋唯唯 / 248
走到最后	谯 楼 / 269
看你能坚持多久	肖建国 / 277
规 矩	曾楚桥 / 285
幸福咒	曾楚桥 / 296
星期一	叶 耳 / 305
世 界	韩三省 / 317
经 过	钟道宇 / 325
匆匆掠过爱情	罗 迪 / 334
在深圳大街上行走	于晓威 / 341
地	戴 斌 / 374

编后记…………… 杨宏海 / 409

别人的城市

■ 林 坚

我离开皇都丝绸时装公司，一骨碌投身进了一达公司，纯粹是机缘巧合的结果。那时，我们四个年轻小伙子，整日整夜在几百台电动缝纫机间出没。女工们笑嘻嘻地管我们叫师傅，因为她们的血汗超产奖全操在我们手上。那天，领班吩咐吴良去领工具，他回来的时候，领班一看就骂他少领了一把钳子。我说我去吧。问题就要命地出在这里。

工具室的门当然是关着的，却很大意地没锁上。我没敲门，就一下将门拧开了。工具室不大，工具、零件都摆在墙边的铁架子上，中间是两张并排的铁皮桌子。在桌边的全塑椅子上，车间主管和一个女工，正在这个早晨的最佳精神状态里，轻呼小叫地坐着做爱。听见我进来，主管的反应犹如荒地上的野狗，头马上向后侧，目光斜射过来。我的反应奇快，立马抽身而退，关上门后才感觉到心跳得慌乱。毫无疑问，他们对时间、地方的选择可谓别有心思。本来工具零件什么的，昨晚早就该备好了的，即使没有备好，今早一上班也都领齐了。偏偏吴良少领了一把钳子，而我偏偏主动代劳——事情就这么巧合。其实在厂里，诸如此类的欢情故事，对我来说已经不觉得大惊小怪了，我心里也没想着对外大肆宣扬一番。只是在我闷闷不乐的时候，有时却会不自觉地回想一下那一幕情景，追想一下那个女工是谁？长的如何模样？仅此而已。

主管先生倒是万分紧张，从此见到我便格外的友善起来，时时对我莫名其妙地笑脸相向，跟着递上一根特长万宝路，活生生将我们的位置颠倒了。弄得吴良他们大惑不解，领班也突然敏感起来，以为我虎视眈眈着他的位置呢。于是对我一改常

态，步步设防。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傍晚，主管热情洋溢地拉着我走进新世界娱乐中心的水晶宫大酒楼。这是我第一次身临装潢如此豪华格调如此高雅的酒楼，看见身边的那些食客们自然从容的样子，看见服务员小姐古典而华贵的旗袍，我顿时感到目眩和不安。

“这里跟香港的酒楼差不多。”主管端起杯子喝一口啤酒，说：“来，尝尝这石斑鱼。澳洲进口的。”

主管是服装设计师，从他的衣着就可以看出他的与众不同，让人看上去舒服顺眼。他的皮肤女性一般白而细嫩，这令我颇感惊讶。我在夹菜和喝酒的间隙，忍不住数次偷窥他的嘴唇，心里暗想着这两片薄唇，究竟触碰过多少女工？每一次当他的嘴唇与那些青春的红唇紧贴，在他的身体里激发出什么样的火焰？主管的吃相既斯文又优雅，咀嚼的时候，嘴唇纹丝不动，静静地横放在那张清瘦的长脸上。

“洗过桑拿浴吗？”主管问。

“没有。”我说。

“吃完饭，带你去。洗了桑拿浴，再按摩一番，双重享受。”

“这怎么好意思？让你花钱。”

“别说这话。你挺够朋友的。”

我定神看着他，他的微笑，使两片嘴唇更加薄。我收回目光，将半杯啤酒喝了。啤酒冰镇得够冻，喝下去里外清凉，手臂上不禁浮起一层鸡皮疙瘩。我伸手去斟酒。

“这个月的奖金多了300，该是你请客才对。”主管说。

啤酒斟得太急，泡沫涌出来流在桌上。服务员忙走上前，用毛巾抹。

“行，我请。”我说。

“看你，跟你开玩笑呢。”

“不，还是我请你！要300块吗？”

“用不着，不过也差不多。来，吃吧。”主管说。

“我去一下洗手间。”我说。

“在那边。”

主管朝右边伸一伸手，指示方向。

在洗手间里，我将裤袋的钱全掏出来，清点一番。镜子里映出我通红的脸，像一个面谱毫不经意地挂在墙上，面谱的制作手艺糟糕透顶，平平凡凡，地颌不算方圆，天庭不算饱满，鼻不直口不方，眼睛还算是黑白分明，反正大众化极了。在任何一个时候，你只要往街头一站，就可以令你看得头昏，令你对所谓人的这种动物又疑惑又绝望。我就是你看到的芸芸众生中的一个。

我走到收银台，双脚站在猩红的地毯上，顿时生出从未有过的踏实感觉。当我

将300块钱放在台面上，含笑看着收银员的时候，心里又轻松又透明。

“如果300块不够，你们去剥他的裤子。”

我恶毒地说，回过头看一眼主管先生。他坐在那里，正在点烟，举手投足的确他妈的高雅不俗，坐姿也是一派绅士模样。

半个月后，我辞职了。

我在皇都公司三年多的日子里，记忆中，车缝工场里，时时刻刻都弥漫着女性的体味和丝绸味，这种混合的气味深入我的肌肤，使我的朋友们一下就能闻得出来。工场里的日光管没日没夜地亮着，几百名女工在苍白的光线下，默默地听着缝纫机的声音，眼睛布满血丝，泪水盈盈，目光聚焦在那根快得像一条线的车针上。女儿国里，她们全没了矜持和羞涩。在缺少异性的环境里，她们真实、坦荡、无所顾忌。我们几个男师傅，常常免不了是她们的开心果。最尴尬和心跳加速的是在夏天，她们都穿上裙子，我们去修衣车时，一双玉腿令我们目光迷乱。如果碰上那些开放型女工，简直让你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她们不穿内裤，你的目光就禁不住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她白净细嫩的大腿上“得得得”地狂乱地往里奔突。而她心知肚明，却不喜不怒，突然地用力一拍你的肩头，或一脚踢向你的面门或胸脯，笑骂道：

“看什么你，要看今晚让你看个够。”

我们四个人中，吴良脸皮最薄，在女工面前总是羞羞答答的。但当我们躲在小房子里，天昏地黑地评头品足外面工场的女工的时候，吴良就劲头十足，言语大胆，机智幽默。他这个人心细，有时还很尖刻。有一次，他说，14号机位那个女工又肥又有狐臭，他去修机时，她的狐臭竟然熏得他患上了感冒。而事实上，那天吴良的确不停地擤鼻涕。自此之后，14号机坏了，就有人叫：“谁愿意感冒去？”当然没有人愿意去病一场，于是，我们就抽签或者猜拳决定谁去。

吴良单相思王至美，只有我知道。为了知道她的芳名，吴良强拉着我提早上班，站在打钟卡的过道旁，耐心守候。看她打完钟卡，便瞅准插卡的地方，然后若无其事走过去。

王至美走路的姿势，跟古装戏里的千金小姐大同小异，手上常常执着一条花手帕，身子软软的左摇右摆。女孩子们都喜欢结伴同行，王至美却常是独自一人，没见过她跟谁说过话。然而，王至美朱唇微启，就叫吴良一败涂地了。她说：“师傅仔，你几多钱一个月啊？”吴良为此请我喝了一夜酒，听他长嗟短叹，看他泪水闪闪。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齐欢就在这个工场里。



二

我活了足足25个年头，破天荒第一次坐上警车，是齐欢突然死去的第三天的深夜。当晚吴良请我吃饭。自从他忽然发财之后，身体与日俱增地膨胀。几个月前我见他时，他就对自己即使不吃饭，只喝一杯美国新奇士橙汁仍无法阻止发胖而忧心忡忡。对我能天天穿上牛仔裤，表示莫大的神往。现在，在饭桌上，吴良又念念不忘提起胖和牛仔裤了。

吴良将杯里的啤酒喝光，伸手揩去沾在嘴边的泡沫，又满满地斟了一杯。

“啤酒喝多了，肚子会更大。”我说。

“这不能吃，那不能喝，多了几个钱，反而觉得什么都不是我的了。”

“要多运动才行，瞧，快变成直径一米五八的圆球了。”

“告诉你，我又出来打工啦。”吴良说。

“出来打工？玩呀？”

“不打工，就觉得日子难过。”

“吴良，你骨子里就是个贱种。”我说。

“嘿嘿。”吴良快乐地笑两声，说：“我的工资在银行里，从没提过。有时想想，我真像你说的——贱种。”

“请我吃饭，就为了告诉我，你出来打工了？”

“好久没见，就想跟你聊聊天。你越讥讽我，我就越觉得痛快。”

我大笑。

“在一达混得怎么样？”吴良问。

“从女儿国到男儿国，还会怎么样？我那车间，最适合你去了，没一天不流汗的。”我说。

“还要来点什么？”

“再要罐啤酒吧。”

吴良手一扬。服务员走过来。

“来罐啤酒。”

“好的。还要什么吗？”

吴良夹着烟的手轻轻一摆，像打发一个街上流动的热情小贩。那次，主管请我吃饭的桌子，就在旁边。现在坐着一对男女，情状甚是亲密。那女的坐在我坐过的位置上，目光含情，笑靥如花，神态透出一种花街柳巷的风情。她的腿搭在另一条腿上，黑色的丝袜是蟒蛇一样的花纹图案，给人一种强烈的恶毒和阴险的感觉。那

男的年纪至少比她大十几岁，虽然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国外名牌，但还是让人感到他土气得露骨。

“出来打工，不会长吧？”我没话找话说。

“看心情啦。”吴良说。

“我羡慕死你了。”我说。

吴良先富起来，始终是一个谜。他对此一贯守口如瓶。我总觉得王至美功不可没，对此他一言不发，只狡猾地微微一笑。他在海边的黄金地段，买了一层楼。这片公寓区，在我初来南山工业区的时候，还是个腥臭无比的烂海滩。初来乍到的那个晚上，有人说，看见许多游移飘忽的鬼影，三三两两结队走过这片海滩，然后一个个往海里跳。后来听当地的渔民说，那是逃港者淹死的鬼魂。女孩子们听此一说，闭起眼尖叫，再也不敢晚上去海边了。现在，这鬼地方变成世界上美丽的一角可望而不可及。

吴良看看我，说：“也没什么值得你羡慕的，你也可以做得到。”

“我哪行啊。”我说。

“你这家伙也真是的！有时候真不明白你。现在谁像你呀，女朋友也不多一个。哦对了，在我家认识的齐小姐怎样？还可以吧？”

我想，我的脸肯定是乌云密布了。吴良没看出，还嫌不够似的又补上一句：“还未玩腻啊？”

“吴良，我问你，你是不是搞过齐欢？”我问。

“你别这样好不好，知道吗，你一本正经的样子我真看不惯，特逗人笑。”

“有没有？告诉我！”我问。

“有。”

“干吗玩人家？”

“难道要我娶她做老婆不成？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货，容易上手得很。”

“你玩别人我不管，玩她你……”

“你是教训我，还是怎么着？这关你什么事了？”吴良瞪着我。

“这太关我的事了。”

“嗨，我跟人家上上床，都关你事？什么道理。”

“埋单吧！我们出去。”

我们站在草坪上。我说：

“你和齐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你还未认识她呢。”

“你应该娶她。”

“我干吗要娶她？她不外乎是看上我的钱罢了，这我知道。”



“你们都是混蛋。”

我突然挥出一拳。吴良狼狈地倒退几步，伸手抚着下巴。我转身扬长而去。半路上，吴良开着摩托车从我身边擦过，回过头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加大油门，开得飞快。

我回到宿舍，没洗澡，衣服也没脱，一头倒在床上。他们围坐在一起，大着嗓门闹闹嚷嚷地“锄大D”，赌两毛钱一张牌，这是惯例了，不多也不少。“锄大D”是扑克牌的最新玩法，它由公司里的香港师傅引进过来，我们好像接受炒鱿鱼接受加班接受为老板打工接受上下班打钟卡一样很快地全盘接受了这种游戏。我躺在床上，听了一会他们的战况，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那个梦在这个晚上又再度出现。半夜里，我被人推醒，时间正好是我在梦里两脚跪在山坡上，迎着呼呼的山风痛哭。我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他们从蚊帐里探出脑袋，满脸的好奇和吃惊。我在床上生气地问了一句：

“什么事？”

“起来，跟我们走一趟。”

我跳下床，弯身穿起鞋。门边站着的那个穿制服的青年就往外走，叫我起来的中年人轻推了我一下。在宿舍楼的门口，他们推我上车，然后“嘭”的一声关上门，“嗒”的一声上了锁。我站着，双手抓紧铁门上端的一尺见方的网眼。网眼的铁枝上的白漆已经大部分剥落，生出锈迹斑斑，手抓上去感到粗糙而坚实。车厢的篷顶有一个小灯泡，冷冷地吐出淡黄的光线。我的目光穿过网眼，散落在夜半寂静的街上。我想，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发现这条长街的两旁，那些门面装修得如此这般的现代摩登，竟与我恍如隔世。我转过身，背贴着车门，静静地看着篷顶上的孤灯。

我被带进一间房子里。那个中年人客气地叫我坐下，掏出烟，问我抽不抽，好像我是他的一个不算太熟络的客人。我说不抽，谢谢。他身材高瘦，黑脸，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有几分天真的模样，眼角于是便显现出几条皱纹来。那个青年人一副凛然的表情，高大壮健的身材仿佛是一堵墙，脸是一块告示牌，上面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别在他面前耍什么花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才是你的唯一出路。他盯视我一会儿，坐下来，摊开笔记本，从衣袋里拔出笔，在本子上随便划几下，试一试有没有墨水。

“你叫段志？”中年人问。

“是。”我说。

“在哪一间公司打工？”

“一达。”

“今年多大啦？”

“25岁。我1982年初来工业区，曾经在皇都公司干了3年。”

中年人拿着烟的手向我摇摇，顺便将一截烟灰弹下来，微微一笑，说：

“你这人挺爽快的。”

“还很有经验。”青年人插嘴说。

中年人抽出一根烟，用前一根的烟蒂点着。问：

“你认识齐欢？”

“认识。”

“什么时候认识的？”

“去年圣诞节。”

“据我所知，她也在皇都公司干了几年。”

“是的。”

“你刚才说，是去年认识她，没错吧？”

“在皇都时，我真不认识她，我们常加班，又是两班倒，下了班回宿舍，就想睡觉。而且也没机会交往。”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

“你说。”青年人朝我扬一扬下巴。

“怎么说呢？我说不准。”我说。

“据她的朋友反映，你和她谈恋爱嘛，怎么说不准？”中年人温和地说。

“也许是吧。”

“你认识新世界娱乐中心的王铭总经理吗？”

“不认识。”

“不会吧？”

“我知道他是著名的企业家。”

“哦，你怎么知道呢？”

“道听途说呗。”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没接触过他，没什么看法。”

“你前天晚上见过齐欢，还和她去过一个房间，对不对？”

“是。”我说。

“什么时间？”

“大约是8点到9点这段时间。”

他们不动声色地对望一眼。问话到这里停了下来。中年人默默地抽烟，身子向后靠紧椅背，伸出手活动了几下。眼睛却始终盯着我，一刻也没离开过。我的心开



始发慌，有一股东西在慢慢塌方和瓦解。我想我肯定犯了什么事了。

中年人突然神情大变，他用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双手叉开按在桌面上。

“抬起头。”他说，“别浪费时间了。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交代吧。”

“要我交代什么呀？”我声音颤抖。

“你太不老实了。好。第一、房间的茶杯有你的指纹；第二、你从公司偷出的电线，虽然削了皮，但仍可鉴定出来；第三，从晚上8点至9点30分这段时间，也就是说，他们被杀的这段时间，只有你一个人进过房间。据我们所知，你自己也承认，你曾经和女死者谈过恋爱。你杀人的动机就是报复，是不是？你比法西斯还要残忍，先将男的用水果刀捅死在浴缸里，再用削了皮的电线，捆起女的活活电死。那晚你请假，没加班，是不是？”

我目瞪口呆。

三

我走出钢筋水泥结构的小屋，再也闻不到霉烂味和尿臊味的时候，正是黄昏。走过一块空地，我站在大门口的铁门边上，就看见了齐乐。最后的一抹夕阳，随意地涂抹在路边的梧桐树顶上，远远看去又红又绿，微弱地闪动着一片破碎的光芒。马路上，有许多和我一样年青的男女，骑着车一条龙地向前游动。人们和我一样疲惫一样没有笑容。我看着他(她)们的身影，眼睛顿时涌满泪水，突然感到茫茫然走投无路人生咣当一声到了尽头。一辆警车威风八面地从我身边直驶而过。

我犹如一个无主孤魂，跟着齐乐跳上一辆中巴。我们在新世界娱乐中心下了车，沿着海边的花园小径，走进公寓区——那个“鬼地方”。齐乐从皮包里拿出锁匙开门。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金漆招牌，上面清楚地告诉我，这里是巴昂公司驻南山工业区的总代理处。于是我知道，齐乐又换了公司。

“先洗澡，然后去吃饭。你浑身都是臭味。”齐乐说。

我放满水，在浴缸里泡了一会，才想起我已一个月没换过衣服了。我大声叫：

“喂，齐乐，麻烦你去帮我买套衣服，钱以后还你。”

“多长多大裤头？”

“28加30。还要买条内裤。”

我第一次见到齐乐，是一年前在她姐姐齐欢的宿舍里。当时，我和齐欢相对

无言，半个世纪没上说上两句话。宿舍里的灯时不时又熄又亮，惹得楼上楼下一片尖声叫骂，身边的几个女孩子也情绪低落，看着墙边的电饭煲无可奈何。齐乐一跨进门，就好像灯立时亮了，光灿灿直刺得人眼花。

站在阳台的假小子阿彩一摔勺子，咚咚咚大步踏进来，气恼恼地吼道：

“他妈的，要死不活的搞什么鬼。”

阿彩挨着齐欢坐下来，温柔地伸出手，将齐欢垂下的一束秀发，轻巧地拢向背后，用一个发夹夹好，轻声细气地问：

“饿了吧？”

对面床上，一个女孩子的目光斜过来，嘴角一歪带着几分鄙视。她发现我望着她，忙不迭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过身去，顺手抄起床头上一本香港娱乐杂志，一边翻看一边说道：

“秀萌，美国有许多人搞同性恋呢，你说，这怎么恋呀？”

叫秀萌的女孩子正坐在床上，腿上放着一个纸箱，箱面垫一块木块，在认真写信。她听见这一问，抬起头看一眼那个女孩子，嘴咬着圆珠笔，像在思考这个问题，两个嘴角却不经意地露出会心的笑意。

“阿彩姐，还没吃饭哪？”齐乐问。

“停电呢。”齐欢说，匆匆瞟我一眼。

我说：“其实，在公司饭堂吃……”

“饭堂的鬼东西，也是人吃的？看见就作呕。净说屁话！”

阿彩冲着我说，直直的射来两束目光，充满怨恨。齐乐侧过头来，朝我耸一耸肩，表示同情，后来，又好像气不过似的，说：

“阿彩姐好厉害喔。”

“我才不厉害呢。死皮赖脸的追女孩子，那才叫厉害哪。欢欢哦？”

“齐欢，我走啦。”我说。

“没人留你呀。要是我早走了，还等到现在？”阿彩说。

我愤愤地站起来，一头撞在上铺的铁架上，痛得我泪水满眶。

“阿彩姐，你这次出语伤人。”齐乐说着，咯咯大笑，旁若无人。

“瞎冲瞎撞。活该。”阿彩说完，大踏步走去阳台。

在走廊上，齐欢说：

“段志，你别介意。”

“不会。”我说。

“你快走吧，乌天黑地的，看是要下雨了。”

“想出去玩吗？”

“不想。提不起劲。”齐欢说。